報徳外記

見本

ISBN978-4-907556-02-0
涓滴出版

凡例

一　本書は齋藤高行（さいとう　たかゆき、文政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生、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没）著『報徳外記（ほうとくがいき）』を翻刻したものである。底本は明治十八年、駿河国東報徳社発行の和装本（全二冊）を用いた。底本の構成は、【巻之上】漢文による序三丁、同目次二丁、同本文二十八丁、【巻之下】同本文三十一丁、三十一丁裏が奥付となっている。

二　翻刻に当り以下の方針に基づき表記を改めた。

イ　漢字の字体は旧字体を用い、俗字・略字・異体字などは基本形に置き換える。

ロ　漢字の添仮名は底本のとおり振る。

ハ　平仮名・片仮名の使い分けは底本のとおりとする。

ニ　仮名は通行の字体を用い、「して」「とも」などの合字はその読みで表記する。

ホ　仮名遣は旧仮名遣法により訂正する。

ヘ　訓点、句読点は底本のとおり付ける。

ト　明らかな誤字は訂正する。

右のとおり改変は原則として字形に対して行った。原文の表現を保ちながら語意や文意の理解を助けるためである。

三　新たな注釈の挿入や振仮名などの追加は行っていない。

底本

報徳外記

卷之上

見本

報德外記序

經國之要。在于勤儉。勤儉之實。節用愛人。一本於至誠。濟世安民之道。不可舍是而他求也。世之言經濟者。專殖貨利。言道德者。徒談空理。是豈先王之道也哉。近世尊德二宮翁。達經濟之道。行之一出於至誠。門人富田高慶。著報德記。具錄其嘉言懿行。

皇上　叡覽。特　嘉尙之。以頒賜海內守令。將有所施用也。同門齋藤高行。又著報德外記。論述演繹。以攄翁之奧旨。蓋亦有用之書也。福住正兄。欲上諸梓。

見本

廣布于世。索序於余。夫經國之道。不可一日不講。而不可不最擇其要也。方今經濟之學日開。財政之用益廣。然得其要者或鮮矣。苟不得其要耶。欲利民。而反害之者有焉。至若翁之言。則務實覈源。本末竝擧。有百得而無一失。有濟世之志者。取則于茲。庶幾乎其不差矣。余亦信翁之說者。此書之成。書之爲序。

明治乙酉晩秋

一等侍講正五位勳三等元田永孚撰竝書

見本

報德外記

目次

卷之上

命分第一
分度上第二
分度中第三
分度下第四
盛衰第五
興復上第六

見本

興復中第七
興復下第八
勸課　第九
擧直上第十
擧直下第十一
開墾上第十二
開墾下第十三

卷之下

治水　第十四

見本

助貸上第十五
助貸下第十六
備荒上第十七
備荒下第十八
教化上第十九
教化中第二十
教化下第二十一
全功上第二十二
全功中第二十三

見本

全功下第二十四
報德　第二十五
畢

見本

報德外記卷之上

齋藤高行選述

我道在分度矣。分也者。天命之謂也。度也者。人道之謂也。分定度立而讓道生焉。讓也者。人道之粹也。身也。家也。國也。天下也。失讓道而不衰者。未之有也。神聖辟草萊者。在推讓也。王侯保邦家者。在分度也。蓋推讓者。創業之道也。分度者。守成之道也。身也。家也。國也。天下也。因推讓而不興者。未之有也。因分度而不保

見本

者。未之有也。然而天下滔滔不免於衰亡者。何也。
擧息在於人也。此篇亦有人而或有取焉。

命分

第一

天地剖判。天尊地卑。日月星辰。山澤河海。亘萬世而不易者。天地自然之命分也。生於其間者。人也。禽獣也。蟲魚也。草木也。自有命分而存焉。其或小或大。或生於卑濕。或生於高乾。有開花者。有結實者。有無花者。有無實者。此草木之命分也。其或裸或羽。或鱗或介。生於黄泉。生於草木。生於川澤。生於江海。有朝生

見本

夕ニ死スル者。有リ不ル知ラ春秋ヲ者。有リ保ツ萬歲ヲ者。此レ蟲魚之命分
也。其羽ニシテ而飛ヒ。蹄ニシテ而走リ。有リ觜下有リ角。有リ爪牙。或ハ生シ於洲渚ニ或ハ
生シ於丘陵ニ或ハ生シ於原野ニ。或ハ生シ於山林ニ。或ハ生ス於河海ニ。此レ
禽獸之命分也。千態萬狀。雖トモ有リト不ル同カラ。各天地自然之
命分ニシテ而不ルハ可レ易フ則一也。其生スル於卑濕ニ者。止リ於卑濕ニ生スル
於高乾ニ者。止リ於高乾ニ。有ル花實者。任セ花實ニ。有ル根葉者。任セ
根葉ニ。以テ爲ス生活ヲ者。草木之道也。其生スル於草木ニ者。止リ於
草木ニ生スル於黃泉ニ者。止リ於黃泉ニ生スル於川澤江海ニ者。止リ於
川澤江海ニ裸ハ任セ裸ニ。羽ハ任セ羽ニ。鱗介任セ鱗介ニ。以テ爲ス生活ヲ
者。

蟲魚之道也。其生於洲渚者。止於洲渚生於丘陵原野者。止於丘陵原野生於山林河海者。止於山林河海有鱗角者。任鱗角有爪牙者。任爪牙以爲生活者。若禽獸之道也。是皆隨天命隨天分而爲生活者也。夫乖天命戾天分。草木易濕乾。蟲魚禽獸。易山澤河海。則不能全其生活也。草木蟲魚禽獸既然。況於人倫乎。生於夷狄者命也。生於皇國者命也。或生於邊陲命也。或生於天子之尊。或生於諸侯之彊。或生於大夫士之家。或生於農工商賈之賤。皆

見本

命也。或爲男爲女。爲賢爲愚。爲強爲弱。亦命也。其生於天子。則保四海。是分也。其生於大夫士。則有祿俸。是分也。其生於諸侯。則有封國。是分也。其生於農工商賈。則有田畝有職業。皆是分也。其男而娶。女而嫁。治其國。奉大夫士之命。守祿俸之分。以齊其家。奉農工商賈之命。守田畝職業之分。以修其身。奉男女賢愚強弱之命。守嫁娶率從之分。以各遂其生。是人倫賢強而率。愚弱而從。亦是莫非分者矣。奉天子之命。守四海之分。以平天下。奉諸侯之命。守封國之分。以守

之道也。蓋天地既判而尊卑不變。覆載不易。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生滅萬物而不息者。乾健坤順。天地亦不失其命分也。是故凡在兩間者。雖草木蟲魚禽獸。不得不隨其命分而生息焉。況爲人倫者。焉可不隨其命而守其分哉。

分度上

第一

天地既有命分。人倫亦有命分。是固天理必至之符。一定不可易者也。夫循其命守其分者。人道之本也。守分有道。立度是也。立度有道。節制是也。凡制國用。

見本

四分一歲之入而用其三餘其一以爲儲蓄用其三
有道均分爲十二得一月用度又分爲三十得一日
用度其所節制天祿度數決不可易者亦天地自然
之命分也夫天地之生草木也春生之夏長之秋收
之冬藏之蓋春生夏長秋收者用三時也冬藏者蓄
一時也天地何用三時蓄一時也不蓄則不能復生
也然則用三蓄一者天地之道也聖人法之設四分
制度用其三蓄其一故三年而生一年之儲蓄九年
而生三年之儲蓄以三十年之通生九年之儲蓄國

見本

有リ九年之儲蓄。而ルモ後雖トモ有ト凶旱水溢。民無キ菜色也。夫レ
天ニ有リ水旱饑荒之災。地ニ有リ震崩決溢之妖。人ニ有リ寇盗
亂賊之害。是レ皆國家不虞之患也。雖トモ不ト必ス歳ニ有ラ而モ數
歳ノ間必ス作コルニ當ル此時ニヤ也。事小ナレハ則用イ一年之積ヲ。大ナレハ則用ユ三
年之積ヲ。若シ幸ニシテ而無キモ其患。亦軍旅征役。國家時ニ有リ苟モ非レハ
府ニ有リ儲廩ニ有ルニ蓄。何ヲ以テ供セン其費ニ。若シ無レハ以テ供スル其費ニ。則必ス取ル
諸ヲ民ニ。是レ暴斂之始也。暴斂シテ而不レハ足。則必ス假ル諸ヲ人ニ。是レ假
貸之始也。夫レ暴斂ハ爲ニ流氓ノ減シ租額ヲ。假貸ハ爲ニ利贏ノ減ス租
額ヲ。租額減シテ於内ニ。而災害來ラハ於外ニ。則國用愈ミ不足ス。國用

愈不足。則假貸彌生。國用愈不足。假貸彌生。則何以
可償其負債也。負債不償則利贏不啻倍蓰。其極盡
數歲之入亦不可償焉。夫如是。則雖有士民而不可
畜。雖有仁義而不可行。有邦家而不可保。有城郭而
不可守。此有邦君諸侯之名而無其實也。故曰。國無
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
國非其國也。豈不危殆乎。聖人有見於斯。立王制之
法。豫備不虞。乃管子所論。千古不易。確乎不可拔者
也。有國家者。庸可不循其命分而守其制度乎。

分度中

第三 夫レ分度ハ者。人道之本ニシテ而勤怠儉奢讓奪貧富盛衰治亂存亡之所由テ生ズル也。循ヒ其分ヲ守ル其度ヲ。謂フ之ヲ勤ト。約シ其度ヲ生ス有餘ヲ。謂フ之ヲ儉ト。有餘以テ及ホス諸ヲ他ニ。謂フ之ヲ讓ト。勤ニシテ而儉。儉ニシテ而讓。謂フ之ヲ富盛。國家得レハ富盛ヲ則治ル。治レハ則存ス矣。不下ル循ヒ其分ニ守ル中ラ其上度ヲ。謂フ之ヲ怠ト。越エ其度ヲ生ス不足ヲ。謂フ之ヲ奢ト。不足以テ取ル諸ヲ他ニ。謂フ之ヲ奪ト。怠ニシテ而奢。奢ニシテ而奪。謂フ之ヲ衰貧ト。國家得レハ衰貧ヲ則亂ル。亂レハ則亡フ矣。由テ此ニ觀レハ之ヲ。國家之治亂存亡ハ。在リ二貧富盛衰ニ。貧富盛衰ハ。在リ勤怠儉奢ニ。勤怠儉奢ハ。生ズル於分度ニ也。蓋シ

勤怠儉奢之於レ人身ニ猶ホ四時錯行ノ也。治亂盛衰之於レ
國家ニ猶ホ寒暑往來ノ也。夫レ春生シ夏長シ。秋收メ冬藏ス者。四時
之循環也。貧困極テ而勤儉生シ。勤儉積テ而富優至リ。富優
溢レテ而奢怠生シ。奢怠流レテ而復ル貧困ニ者。人身之循環也。寒
往ケハ則暑來リ。暑往ケハ則寒來リ。盛治極レハ則衰亂生シ。衰亂極レハ則
反ル盛治ニ。因テ四時ノ錯行ニ而爲シ寒暑ヲ。因テ勤怠儉奢ニ而爲ス治
亂盛衰ヲ者。天運自然之道也。故ニ治亂盛衰循環シテ而不ル
止マ也。然ラハ則治亂盛衰。終ニ不ル可ラ免ル與。曰。循環自然ハ者。天
之道也。自ラ強メテ保ツ之ヲ者。人之道也。委ネハ天道ニ。則盛衰治亂

之循環。猶寒暑速至也。循人道則保盛富而無衰貧之患矣。何謂人道。中庸分度是也。何謂中庸分度。繹既往之天祿。以數十年之通。均盛衰貧富。執其中以立分度也。蓋盛衰貧富、非中。故人民逢盛治富優則溺奢怠。逢衰亂貧困則苦飢寒。猶人身逢寒暑二節。則苦寒熱二氣也。寒暑盛衰一也。其一判爲偏。偏故有寒暑盛衰。有偏者必有中。均寒暑而得春秋二分之節。人身逢此節則安矣。均盛衰貧富。而得中庸分度。國家守中庸分度則治矣。何也。中者正道而。庸者

完本

定理也。辨其定理守其正道。故勤儉而不至於勞苦。逸樂而不至於奢怠。國家永無衰貧亂亡之患也。然則寒暑往來。四時循環者。天道也。守中庸分度自強不息者。人道也。嗟乎。生於寒暑往來之地。處於盛衰循環之世者。豈得不由其道乎哉。

分度下

第四

道者。聖人爲生民所立也。譬之自江都至京師之大路。出江都至京師者。必不得不由焉。苟由之則跋履山川百里而至京師也甚易矣。若夫無大路則雖數

見本

里不可行焉。何也。有嶮岨谿谷江河也。卽雖有壯者。
庸得不顚於嶮岨陷於谿谷。溺於江河耶。壯者猶然。
況老弱瞽躄乎。數歩且不可行。況可歷百里而至京
師乎。聖人有憂之。其於嶮岨也平之。其於谿谷也回
之。其於江河也橋之舟之。以開大路以導行旅。苟由
大路。則無論壯者。雖老弱瞽躄。曑然來往。甚易而無
難矣。夫人生非食則不能養生。非衣則不能禦寒。非
家屋則不能庇風雨雪霜也。蓋上世人道未立。與禽
獸同行。鳥獸爲食。羽皮爲衣。巢窟爲家。雖僅免飢寒

庇(フト)中風雨(ヲ)上然(モ)奔走辛苦。無(シ)二一朝(ノ)寧(キ)一焉。若夫(レ)逢(ヘハ)二風雨(ニ)一則不レ得レ食(ヲ)焉。嬰(レハ)二疾病(ニ)一則不レ得レ食(ヲ)焉。老(テ)而不(レハ)二能勤(ハ)一レ動(スル)則不レ得レ食(ヲ)焉。強暴脅(カシ)二柔弱(ヲ)一奸智欺(ク)二愚蒙(ヲ)一是故(ニ)愚(ハ)二鄙(レ)於愚(ニ)一弱(ハ)二鄙(レ)於弱(ニ)一疾者死(シ)二於疾(ニ)一老者死(シ)二於老(ニ)一不(ル)レ得レ全(クスハヲ)其天年(ヲ)也。聖人有(リ)レ憂(フル)レ之(ヲ)。立(テ)稼穡之道(ヲ)以(テ)樹(シ)二藝五穀(ヲ)一立(テ)二工匠之道(ヲ)一以(テ)造(リ)二家屋(ヲ)一立(テ)二蠶織之道(ヲ)一以(テ)製(シ)二衣服(ヲ)一衣食居之道一立(タヒテ)而生民始(テ)得(ニ)安息(スルヲ)一然(リ)而飽食暖衣。逸居(シテ)而無(レハ)レ教。則近(シ)二於禽獣(ニ)一。聖人又有(リ)レ憂(フル)レ之(ヲ)。布(テ)二五教(ヲ)一以(テ)明(ニシ)二人倫(ヲ)一。禮以(テ)防(キ)二驕怠(ヲ)一。樂以(テ)慰(シ)二勞倦(ヲ)一。刑以(テ)懲(ラシ)二兇暴(ヲ)一。政以(テ)一(ニシ)二四海(ヲ)一。武以(テ)威(シ)二四夷(ヲ)一。

文以施仁澤。所以安生民之道至矣。此道一立而國家治安。雖鰥寡孤獨廢疾者。得安其生養。終其天年。嗟乎。聖人所以爲民慮者至矣。所以爲民立之道盡矣。矣。然而觀其迹則千緒萬端。如無所統括。而極其本。則一歸於教養。而教養之道。在分度而已矣。上從王侯。下至庶人。各因其天祿。春秋四分。三百有六旬。以節制之。謹其分守。其度。蓋生養持盈之道。舍之而無有他道矣。夫期年從元日至除日。猶自江都至京師分度之道。則安泰也。若夫乖其道。則一日踰

越(スルモ)些數(ヲ)。亦一月必(ス)生(シ)數日(ノ)不足(ヲ)。一年必(ス)生(シ)數月(ノ)不足(ヲ)。
一世必(ス)生(ス)數年(ノ)不足(ヲ)。若(シ)生(セハ)數年(ノ)不足(ヲ)。則何(ヲ)以(テ)保(シ)其家(ノ)
國(ヲ)也。人之於(ルモ)一世(ニ)亦然(リ)。三十年之久(キ)。必有(リ)天災饑饉(ノ)
水火寇賊之患害(ニ)。當(ル)此時(ニ)也(ヤ)。無(シハ)四分一(ノ)儲蓄(ヲ)。何(ヲ)以(テ)供(ゼン)
其費(ニ)。苟(モ)循(ヘハ)分度之道(ニ)。則遇(テ)此患害(ニ)而全(スル)生養(ヲ)者。猶(ホ)臨(ミ)
江河(ニ)有(ルカ)舟筏橋梁(上)也。吁。舍(テ)分度之道(ヲ)而不由(ラ)(レ)。陥(ル)於奢(ク下)(ニ)
怠危亡(ニ)者。亦猶(ホ)舍(テ)大路(ヲ)而盲進(スルカ)(上)也。豈有(ン)不(ル)顚(シ)於嶮岨(ニ)。
陥(リ)於谿谷(ニ)。溺(レ)於江河(ニ)者(中)哉。由(テ)是(ニ)觀(レハ)之(ヲ)。分度之於(ル)人道(ニ)。
猶(ホ)家屋之於(ルカ)基址(ニ)也。基址定(ツテ)而後家屋可(シ)搆(フ)焉(レ)。分度(ク)(三)

立而後禮樂刑政可行焉。孝弟忠信可爲焉。有孝子
養父母守分度則孝也。失分度則雖日用三牲之養。
亦不足以爲孝矣。何矣。失分度則亡其家也。亡其家。
則孝道何在焉。嗚呼。分度也者。我道之本原也。

盛衰

第五

盛衰之理。雖曰若天之於寒暑。未嘗不因於分度之
守失也。守分則盛。失分則衰。固必然之理也。夫國君
守分。則儉讓行。儉讓行。則國用有餘。國用有餘。則仁
澤下於民。仁澤下於民。則民務農。民務農。則米粟如

見本

水火ノ米粟ヲ如クニシテ水火ノ而民不レ飢不レ寒矣。君益ミ守テ分ヲ以テ布キ

仁澤ヲ民益ミ務メテ農ヲ以テ報ユ其德ニ。則チ君之愛スル民ヲ如シ赤子ノ。民之

親ムレ君ヲ如シ父母ノ。君民相和シテ而國家治ル矣。聖人以テ損シ上ヲ益ス

下ニレ爲シ益ス。以テ天氣降リ地氣騰ルヲ爲ス泰ト。天下之盛隆。豈有ン加フル

於此ニ者上哉。國君失ヘハ分ヲレ。則國用無シ節。國用無レハ節。則取ル於

民ニ無シ度。取ル於民ニ無レハ度。則民無シ所レ措ク手足ヲ矣。聖人以テ損シ

下ヲレ益ス上ニ爲シ損ト。以テ天氣上リ地氣下ルヲ爲ス否ト。國家之衰替。莫

大ニナル於此ヨリ矣。夫レ民之於ル稼穡ニヤ也。暴シ露於盛夏嚴冬ニ。不レ避ケ

暑熱寒凍ヲ耕耘穫藏。樵薪傜役。終歲勤苦。不ルレ得ニ暫クモ休

息スルヲ也。嗚呼。辛苦艱難竭盡シテ而所得ル之粟。爲ル暴斂ノ所ト奪フ。
年雖トモ豐矣。糟糠不足ラレ滿ルニ腹。敝衣不足ラレ蔽フニ膚ヲ。仰キ不足ラレ以テ
養フニ父母ヲ。俯シ不足ラレ以テ畜フニ妻子ヲ。年凶ナレハ則不免レ於死亡ヲ。老弱
轉シ乎溝壑ニ。壯者散シ乎四方ニ。餓莩累累盈ツ塗ニ。嗟乎人生
之痛患。豈ニ有ン甚キ焉ヨリ者乎。君民ハ一也。譬ハ若ク一木ノ然リ。根幹
互ニ養シテ而一木全シ矣。有ル一枝者。必ス有リ一根。有ル十葉者。必ス
有リ十根。未タ有ラ無シテ其根而有ル其枝葉者也。故ニ伐レハ一根ヲ則
心穗必ス凋ムレ下。斷レハ全根ヲ則幹枝共ニ枯ル矣。民ハ者根也。君ハ者幹ニシテ
而臣ハ者枝葉也。故ニ民盛ナレハ則君臣隨テ盛ン。民衰レハ則君臣必ス

衰矣。一民流亡。則一民之田蕪。一民之田蕪。則一民之租失。一民之租失。則君必受其弊也。亡百民。則一邑之田蕪。而一邑之租失焉。亡千民。則一郡之田蕪。而一郡之租失焉。亡萬民。則一國之田蕪。而一國之租失焉。亡一國之民。失一國之租。則君臣豈可獨存乎哉。叔世君臣不能慮及此。君失分而流奢侈。臣聚斂而益其奢侈。聚斂一行。則虐政莫所不至。虐政行而民流亡。民流亡而田荒蕪。田荒蕪而租稅失。租稅失而假貸生。假貸生而利息益。利息益而不能還。

則其極至於盡一歲之入亦不可償焉。內則失國民。

而租稅無所取焉。外則負債不償。而假貸之道塞焉。

嗚呼。國之急亦極矣。因分度之守失。而爲盛衰興亡。

者。昭然不明乎。由是觀之。守分以興國。失分以亡國。

者。必然之理也。故失分則君雖賢不能保其盛焉。守分則君雖不肖可興其衰焉。夫欲擧其衰。而不得其法。是猶汲水於無底之桶。用力雖至而不能成功。聚斂以興其廢。猶斷其根而求枝葉之盛也。曰。然則欲擧其衰興其廢者將何先。曰。明辨其天命。愼守其分

度ヲ。

興復上

第六

興復之道。莫先於立分度。立分度之要。在於辨命分ヲ矣。何謂分。四海天子之分也。封國諸侯之分也。祿俸亦然。隨天分之而賦焉。自天子至庶人。大小各其所得於天者

大夫士之分也。田畝庶民之分也。何謂命。天子之於封內亦然。因一邑之封國之天分而制焉。庶民之於田畝亦然。因天分之而有焉。大夫士之於祿俸亦然。隨

四隩。蒼蒼四海。非人力所增益也。諸侯之於封內亦然。班天分之海內而焉。大夫士之於祿俸亦

元本

已ニ定ル矣。豈ニ可ン以テ人ノ力ヲ移ス之ヲ哉。然リ而シテ天下ノ國家之用ノ
度。皆出テ於其分ノ內ニ而莫キ所レ外ニ求ル也。然ラハ則天子焉ソ可ン天ノ
分之海ノ內ヲ爲シ不ノ足ト涉テ渺茫タル蒼海ヲ以テ求ム之ヲ於異域ニ哉。諸ノ
侯之於ル封內ニ猶ホ天子之於ルカ四隩ニ也。四境之外。以テ爲サハ蒼
海大洋ト。則豈ニ又可ン求ム之ヲ於隣國ニ哉。然ラハ則天子ハ求メ諸ヲ海ノ
內ニ。諸ノ侯ハ求メ諸ヲ封ノ內ニ。可キ以テ制ス其用ノ度ヲ者。固ヨリ必然之理也。
夫レ明ニシ其天命ヲ。辨ヘ其天分ヲ。然ル後立ツ平ノ均ノ分度ヲ。何ヲカ謂フ平均ト。
年ニ有リ豐ノ耗。吏ニ有リ仁ノ暴。租ノ額隨テ爲ス過ノ不ノ及ヲ。故ニ一年之租ノ
額。不ル可レ以テ爲ス法ト也。通ノ計シ既ノ往十ノ年。若クハ二ノ十ノ年。若クハ三ノ十

年之租額。以平均之。則豐與暴之過。耗與仁之不及。悉歸平均。以得中正自然之數也。此既往所過來即衰時之命分。定然不可易者也。而於其分內除爲負債所出子金。以節制其國用。謹守其分度。是國家興復之根元也。國家興復之於分度也。猶地爐之於布褥。水桶之於篾箍也。布褥掩覆而地爐暖。篾箍堅固而桶水滿。分度確立而國家興復矣。夫確立其分度。然後循神聖之道。墾荒蕪。償負債。何謂神聖之道。天開地闢。茅葦原也。天降神聖墾茅葦以建國。其用

度非降自天。非涌於地。非求之於異域。墾茅葦以爲
田畝。耕其田畝以生米粟。得其米粟以推讓而已。惟
以土德與推讓。茅葦變而爲豐足富饒之國也。是故
出一兩金。以墾荒蕪一段。則得產粟二石。食其半讓
其半。以爲開墾之資。循環不止。則一周度之積。得開
田二十四億五千四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三町也。
出一兩金。以償負債一兩。則得利永二百文。留其利
永。以爲償贖之資。循環不止。則一周度之積。至五萬
六千三百四十七兩。積細微而致巨大。其資僅二

完本

金耳。荒蕪以荒蕪之力墾焉。負債以負債之費償焉。是謂神聖之道。苟循此道。則幾億萬之荒蕪可墾盡焉。幾億萬之負債可償盡焉。荒蕪墾盡而後一國之租額全。一國之產粟全。負債償盡而後一國之租額全。一國之產粟全。一國之租額全。而後國復其國。是之謂興復之道也。

興復中

第七

國家之安危。在下民榮枯。下民榮枯。在租稅之輕重。租稅輕則民榮。民榮則國家安矣。租稅重則民枯。民枯

見本

則國家危矣。蓋租稅之法國朝王代。取二十一。漢土三代。取九一。後世暴君汚吏代出。以聚斂爲務。或四公而六民。或五公而五民。租稅之重亦極矣。雖然古人之量地也。尙有古法之存焉。其土厚肥。則田狹而租重。其地薄瘠。則田廣而租輕。何也。土之厚肥。耕而多利。地之薄瘠。耕而少利也。姦吏猾胥不能察之。不問民之榮枯。不論地之肥瘠。惟見其廣狹。廣者以爲遺利。量其田畝。縮廣爲狹。益輕爲重。雖一旦似闕加租多。而其民必流亡。田畝日蕪。租稅年缺。是所廣

完本

以國家常衰廢而不止也。今且擧萬石之國。觀乎其盛衰。當聚斂附益之盛時。增五千石。則及荒蕪逋欠之衰時。減五千石。增於外者。必減於內。何則租法失。而中而爲盛衰增減也。故擧其衰興其廢。宜精究其盛衰之租法。以盡終於其始也。若夫不精究租法於其始。至於興復之後。而復盛時之重稅。則再陷于衰廢。猶反手矣。一興一廢而不能永保。則曷如始不擧之爲愈乎。然則爲之如何。曰。欲擧其衰興其廢者。必先制定國家之分度。與郡邑之租法。以立萬世不易

之規則。此所謂盡終於其始也。蓋制分度定租法。而
不得之中庸。則不足以爲法也。不偏之謂中。不易之
謂庸。不偏通萬邦。不易兼古今。通行乎古今萬邦爲
萬世不易之法者。執自然之中故也。天地萬物莫不
存於自然之中者焉。雖時氣爲寒暑。晝夜爲長短。而
自有春秋二分之中也。蓋人之生也。成於父母陰陽
之二氣。身體自爲寒熱水火之中。故苦於寒暑。而安
於春秋二分之節也。國家之於盛衰亦然。當聚斂附
益之盛時。則君奢而民苦。當荒蕪逋欠之衰時。則君

見本

窮而民怠。故平均盛衰之租額。則得中正自然之數
也。執中正自然之數。上爲國家之分度。下爲郡邑之
租法。則君無盛奢之憂。民無衰怠之患矣。語曰。有始
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匹夫伐長木。尚見其仆處。況擧
國家之衰廢者。安可不慮萬世之後而立不易之法
乎哉。

興復下

第八 分度立貢法定

然後從事於興復實業。其施之也。有序次。先自封內一邑始。其行之也有道。曰賞善也。賑

見本

窮ヲレ
也。盡ス
地力ヲ
也。布ク
教化ヲ
也。峙スルニ
儲蓄ヲ
也。夫レ
投票ヲ
以テ
擧ケ
孝ヲ

弟
力
農
出ルレ
衆ニ
者ヲ。給スルニ
以シ
賞金
及ヒ
農器ヲ。且ツ
貸與シ
無息
金ヲ。以テ

授ケ
家
道
永安
之法ヲ。或ハ
造營シ
廬舍ヲ。或ハ
葺理シ
屋宇ヲ。大ニ
表旌シ
以テ

之ヲ。以テ
爲ス
一邑
之模
範ト。是レ
所以
賞スルレ
善ヲ
也。貧民
及ヒ
罹ル
癘疫
補ヒ

水
火
之
蓄ニ
者モ。亦
以テ
投
票ヲ
擧ケ
之ヲ。給シ
米粟ヲ
以テ
療シ
枴腹ヲ。或ハ

葺シ
破
屋ヲ。以テ
庇ヒ
風雨ヲ。或ハ
造リ
馬舍
及ヒ
糞
舍ヲ。且ツ
賑貸シ
農糧
籽

種
及ヒ
馬
匹ヲ。以テ
裨ケ
農
力ヲ。或ハ
授ケ
淸
債
法ヲ。留メ
其
利
息ヲ。以テ
復ス
家

道ヲ。是レ
所
以
賑フレ
窮ヲ
也。築キ
陂塘ヲ。鑿チ
溝
渠ヲ。以テ
通シ
水
利ヲ。造リ
徑
路ヲ。

架シ
橋
梁ヲ。以テ
便ニシ
通
路ヲ。墾キ
荒
蕪ヲ。植エ
竹
木ヲ。以テ
俾ムレ
無ラ
廢
地。是レ
所

以盡地力也。田畯鷄鳴而起。無寒暑。無風雨。日爲順
行。以導早起。或示索綯日課法。以振作怠惰。或勸善
戒惡。教孝弟忠信。諭人倫推讓之道。以移風易俗。是
所以布教化也。日課索綯。以積餘力。及推餘財於貧
者之類。各給其倍額。以爲義倉之資。或計戸口給貯
粟。以備饑饉。是所以峙儲蓄也。其如是矣。善者益得
富優。惰農作爲力田。殘暴化爲篤行。荒蕪墾而田野
治。野爨絶而山林繁茂。邑無破屋壞室。馬舍糞舍竝
建。各蓄馬匹。戸足人給。孝弟友愛。貧富互譲。一邑輯

睦。善良之俗成矣。於是乎。一邑興復焉。乃擧一邑興復之成法。以措之二邑。從二邑以及於三邑從三邑而及於十百千邑。於是乎。一國興復焉。此之謂興復之業也。

第九　勸課

興衰邑者。必先作懶惰。作懶惰以索綯日課之法。此法者。試細民情僞。察里正邪正。示積小爲大之道者也。何謂試細民情僞。衰邑之民。懶惰放逸。偶乞興復之法。亦唯求一時之澤耳。於全邑復古之實也。漠然。

見本

家也邑也。擧レ廢ヲ興ス レ衰ヲ。其業固ヨリ大矣。未タ有ラ レ下無シテ其實而有ル二

其效者上也。蓋シ富ル也者非ル來ルニ レ於外ヨリ也。其生スル於內ニ也ヤ。猶ホ人ノ

身有ルカ二元氣ヲ一也。嚴冬襲テ衣ヲ而煖ナルハ。非ズンテ衣之煖ナルニ而煖ハ生スル於身ノ

中ノ元氣ニ一也。若シ死身無シンハ二元氣一。則襲モ數衣ヲ亦冷ヘ矣。故ニ懶惰

放逸無キ二勉勵之心一者。雖トモ與フト レ恩ニ澤ヲ。其家必ス不レ可ラ レ復ス焉。豈ニ

止ミ其家不ルンテンヤセ復テ。受ケ恩ヲ而無レハ答フル恩ニ之心一。則却テ至ル於爲ニ弊ルニ一辟フ二

之ヲ疲馬ノ負ヒ擔ニ一。不シテ量ラ二其力ヲ一。而漫リニ重ネハ二其任ヲ一。則不ル レ斃レ者希レ矣。

故ニ各戶課シ索ム綯ヲ一。觀其誠意ノ所ヲ レ在ルヲ。以テ察ス二成否之根基ヲ一。嗟

乎。索綯ハ至リ易之業也。苟モ以テ此ヲ爲ハ念ト。則雖トモ隻身者ト。炊次

猶可能也。兒女輩亦可爲也。其至易如是。而尙無勉勵之心。則何以復其家興其邑邪。何謂察里正邪正。匹夫匹婦各有心。不得其心。則不可變汚俗興惰風。私於錢穀會計。或處置偸法。或非理役使之。則細民不陽言其非。陰稱疾病事故。以廢日課。猶影響之出於形聲。可以察里正邪正也。何謂積小爲尊。何者小卽大之本。未有始不小忽然爲大。夫人道者也。凌雲之木生乎二葉。九仞之山起乎一簣。千金焉必也措誠心於細民腹中。而後可得其心也。若挾

之富出乎貧困。然徒望巨大而怠細行者。小人之痛患也。況數尋之索。固爲不足爲。亦値數錢之微。爲不足以爲用。何也。散而不集也。米粟之尊。粒散則不過充鳥雀之餌。集以爲合升。爲斗斛。苞以全養命之功矣。索綯亦然。合則足以復家興邑。故授索綯法。算其得失。以曉諭之。百家之邑。毎戸一日綯索一房。則周年之積。得三萬六千房。房値以五錢計之。則百八十七貫文。若綯五房。則得十八萬房。値九百三十七貫文。是自分外生有餘。若降自天涌於地矣。周年之

積尚如斯。況於積年乎。若夫懶惰度日。每人廢其課。
則失九百三十七貫文。是就分内生不足也。勤儉則
得有餘於分外。怠奢則生不足於分内。怠勤奢儉之
得失如斯。豈可不戒而勉焉。然而民絅一房則給
一房。絅二房則給二房。及十百千萬房。亦各給其數。
以補其勤勞。是猶大陽之照草木。生一葉則照一葉。
生十葉則照十葉。及百千萬葉。亦莫不照也。大陽照
其芽葉。而草木發茂。仁澤補其勤勞。而民心興起。自
然之理也。若夫無仁澤補其勤勞。則所謂索絅法。唯

招民嘲耳。夫唯補其勤勞矣。故里正伍保自止誠信。
細民各戒懶惰。終至於大小貧富一樣戮力守制。衰
邑必復安富之故業。亦自然之勢也。

第十　擧直上

擧廢國興衰邑之道。在於擧直錯枉矣。擧直以投票。
則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苟自用則大業不可得而成。
焉。擧廢興衰者大業也。故自擧一邑。以至於賞善恤。
窮蓋屋造室。皆用投票也。且夫擧廢興衰。必施仁術。
民之慕仁術。猶大旱之望雲霓也。成湯征伐。東面則

見本

西夷怨。南面則北狄怨。封內之民。慕仁術亦然。然拔一邑於數百邑中。豈一人見聞所能及也耶。故投票以擧孝弟力農出于封內之邑。以布仁術。則封內之民。欲沐其仁術也。相率而赴精勵。譬如擊一析薪於一束薪中。則一束薪中加嚴肅也。如是。則其施仁術未及半。而全國興復。是自然之勢也。譬之舂米。舂一處而不怠。則米粒受杵與否。盡歸精粲矣。投票杵也。邑民米也。一億黽勉。以投票爲的。歲歲擧善者以賞之。是成大業之要道也。曰。邦君仁民。須偏布惠澤。何

其施之一邑也。曰。封內徧布惠澤者。是濟水旱飢疫之術。而非擧廢興衰之法也。夫衰邑之爲民也。不勤生業。怠惰放逸無所不至矣。故欲擧其衰者。必先作怠惰之術。在擧直錯枉也。乃擧孝弟力田超衆者。與褒賞表旌之。以爲一邑模範。則怠惰變而爲勤儉之民。此理之必然也。今有百家之邑焉。其四十九家勤儉富優。而其五十一家怠惰貧困。則不恥貧。人情不知恥。則無狀莫不至。若夫其五十一家勤儉富優。而其四十九家怠惰貧困。則自恥貧。人心知恥。

則可以赴善矣。夫一邑中。貧勝富則貧傾。富勝貧則富傾。譬如權衡然。左重一厘則左傾。右重一厘則右傾。二厘三厘愈重。則其傾愈多。是又必然之理也。故賞勤儉以作怠惰。使富勝貧。貧知恥者。擧廢興衰之道也。若夫偏布恵澤於封内者。大發倉廩府庫。亦一戸所受僅僅零數耳。何足以擧廢國興衰邑。雖獨有仁君之聲。然不至奏興國安民之實効也。蓋大發倉廩府庫者。富國猶爲難。況於廢國乎。故先施之從一邑。則度外之財雖未多。然足以徧布仁術矣。一邑成

見本

而及於二邑。從二邑而及於三邑。則每一邑之成輒
益度外之財。故其成功尤速矣。嗚呼擧直以錯枉。從
一而至萬。是擧廢國興衰邑之道也。

第十一　擧直下

衰邑之爲民也。必怠本業。奔末作。甘遊惰。事飲博而
姦猾爲之邑長。偶有淳朴勤業者。則目之爲頑愚。遊
惰之奸民熾。而勤儉之良民衰。良奸勤惰之顚倒錯
亂。猶簿書之散。小魚之混也。簿書雖散。豈無表裏上
下。小魚雖混。何無首尾背腹。民心雖衰。安無天賦良

見本

心。故探外簽索上下以正之。則雖幾多簿書。莫不歸
方正焉。搜首尾覓背腹以正之。則雖幾多小魚。莫不
歸整齊焉。以投票求良民以擧之。則闔邑之民。可悉
歸善良也。曰。以投票擧良民如何。會闔邑之民諭之
曰。出於邦君之仁慈。而降衰邑興復法。將擧勤儉篤
行善者。以與褒賞。授家道永安法。雖然。闔邑戸口之
衆。何以得辨其勤惰得失。故令汝撰之。汝誠心思慮。
以擧汝所知焉。勿以親戚故舊生私意。勿懼威強。勿
與他相謀焉。諭畢而査投票多寡。以定賞級。給以賞

金及農器且高票者別行恩貸以爲家道永安之資。
毎歳歳末施行之循環不止以闔邑洽澤全然復舊
爲期猶耕田畝起於一耒積以成焉曰擧善與賞褒
貶所繫宜撰以擧之何委之民水流濕火就燥同聲
相應同氣相求善者必擧善者不善者必擧不善者
恐起不善者得賞之弊也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小邑豈無善人哉官其擧之歟然是固非成德君子。
庸中佼佼者耳其爲氣質也不能無偏不能無僻故
官擧之則民必揚其偏僻以誹之或以爲諂諛或以

爲左袒。如其有過。則官亦不免於過擧之譏。是不取
諸人而自用之過也。傳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是舜
之所以爲大知也。故撰善者。莫若用投票也。夫官吏
偶臨衰邑撰善者。何以得徧知其實。假令偶得其實。
焉如邑民固熟知之。且雖不善者。必有辨善惡之良
知。故使民撰之必當矣。傳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
嚴乎。十目十手所撰。必不差矣。若夫生私意。或指親
戚。或擧恩人。或撰朋友。亦其罪歸邑民。而官吏不與
焉。偶足以知民情也。若當票者有不稱田畝歛。則當

井地案行之日。召投票者誡曰。汝何擧若惰農。以爲力田。卽汝之過也。汝當代之易耨以補其過也。隨機施訓戒。則民自知罪改過。遊惰作而爲精勵。姦猾化而歸善良。捨末作而務本業。群飮博奕之弊銷。淳朴廉恥之風興。於是乎衰邑以復焉。廢國以興焉。

開墾上

第二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田爾。田之所以爲田者。以有農爾。故農業盛。則田墾而國富。農業衰。則田蕪而國貧。然而國有上下。地有肥瘠。上國肥地常富。而下國

見本

瘠地常貧。其故何也。肥地多利。瘠地少利。多利則民力農。民力農。則土地無荒蕪之患矣。少利則民怠農。則土地有荒蕪之患矣。是下國瘠地之所以不免於衰廢也。擧其衰興其廢。宜墾荒蕪以盡地力。後得失。先水田膏腴之近地。後焉。其墾荒蕪也。有先後得失。先水田膏腴之近地。後白田瘠薄之遠地。水田耕耘便而肥者多穫。白田鋤耕勞而瘠者少穫。耕耘便而多穫。則民得利。民得利。則知土德。苟知土德。則遠地瘠薄隨擧焉。鋤耕勞而少穫。則民失利。民失利。則忘土德。苟忘土德。則近地

完本

膏腴亦隨廢焉。明其先後辨其得失。令民墾之。給以資糧。易地一段。給金一兩或二兩。難地一反。三兩至五兩。若夫至難之地。宜給數十金也。蓋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能盡其地力。豈有五穀不生之地哉。若夫五穀不生之地。可以種竹木也。若夫竹木不生之地。可以爲草場也。夫如斯。則國無廢蕪。山林暢茂。百穀豐足。是富國安民之道也。曰。墾至難之地。給數十金。段田產粟。雖積數十歲。而入不可償出焉。然則何益。豈如不墾之愈哉。曰。國君民之父母也。父母之育

兒。誰論損益。爲父母者。皆樂其兒之長。而不顧其費。
國君養民。安可吝其費耶。田也者生民之本也。無田
則民何以爲生。故無論闢荒新墾。或以客土變瘠地
爲沃野。或築陂塘。鑿溝渠。以興水利。凡所以利民者。
不吝其費。苟利於民。擲百金於一畔。亦可爲也。譬若
錢貨然。一錢之鑄造。工費必用數錢。是錢之所以爲
至寶也。若夫費一錢以得數錢之利。未足以爲至寶
也。則擲百金。而其租僅得一金。國益莫大焉。何也廢
蕪瘠薄之甚。自非國君給資糧終古無開墾之期也。

一旦墾之以爲良田。民耕之以生穀粟。則民利之。而君亦受其利。猶兒長則父母之奉養自存乎其中也。豈是非國益至寶也哉。雖然。國用失度。負債以補之者。斷不可爲也。何者。負債不償。則生利無極。產粟不啻不能償本金。不足以還其利也。嗚呼。此我道所以尊分度也歟。

開墾下

第十三

天下之利。莫大於開墾。而天下之患。莫甚於荒蕪矣。夫田畝蕪一段。則失粟二石。蕪一町。則失二十石。蕪

見本

十町。則失二百石。二百石卽一日二萬口之民食也。
墾之而耕則生二百石之粟。以活二萬之民命。廢之
而蕪。則就令經百歲。亦二萬石之粟。不存於土中。二
百萬之民命繫焉。是豈非不用兵而害人也哉。蕪田
之大患若是。荒蕪其可不墾耶。曰。古往今來。原野之
所以廢者。生民不足故也。天生民固有限。縱令欲開
墾。如無耕民何。曰。盛食於盂。則蠅必集焉。盛於二盂。
則集於二盂。盛於三盂。則集於三盂。然撤一盂。則一
盂之蠅去。撤二盂。則二盂之蠅去。豈止一二盂雖數

十百孟亦然。食者本也。蠅者末也。故置食則無數之蠅集。撒食則散而不存一蠅。生民亦然。有食則戸口增。無食則戸口減。今闢田野以足食。何憂無耕民耶。曰。生民之有限。譬之器水。器欹則左右爲増減。然一器固無有増減。招氓民墾於此則無於彼。増於彼則減於此。然則於國何益之有。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

夫國初生歯未嘗繁庶也。神聖造邦。千酸萬辛。田野漸闢。生歯漸繁。生歯何以之繁。唯在食焉耳。食者生歯之本也。故食有餘則生歯隨増。食不足則生歯隨

減。上國生齒之繁。食有餘故也。下國戶口之乏。食不足故也。夫食者生於土地矣。治平之久。天下駸駸乎奢風行。民流遊惰。忘土德。捨本業。奔末作。是土地之所以歸荒蕪也。今布恩澤。作遊惰。使知土德。民苟知土德。勸於南畝。則一戶增耕一段。豈不易易哉。以一戶增一段計之。則百戶而十町。千戶而百町。萬戶而戶而農有餘力焉。且夫如加越二州。生齒極繁。招來得千町也。若夫一戶增二段則倍之。我邑遵其法。察其機。從事開墾。期年所闢五百町。不納一氓。不增一戶而有餘力焉。且夫如加越二州。生齒極繁。招來

完本

其氓而立新戸。未聞二州蕪而爲丘墟也。則以有餘移不足。於國何有。謂之爲盛於器之水增倍亦可乎。嗚呼。有國家者。守分度以擧廢蕪。給資糧以闢田野。則農業日盛。而菽粟如水火。如令菽粟如水火。則富國安民豈足道哉。國君宜可除荒蕪之大患。興開墾之大利。以全活天下之生民矣。

報德外記卷之上終

見本

報徳外記

卷之下

見本

報德外記卷之下

治水

第十四

天下之利。莫大於米粟矣。米粟生於田。而養之者水也。水善養田。而淹㴱決溢。又善害田。有利則害從之。自然之理也。故開溝洫以爲灌溉。設隄防以辟水害。天下之田皆然。夫水都發源於山間谿澤。涓滴之水。漸漸會同。遂爲江河也。而涵養其源者。在於林樹。故山林暢茂。深樹蓊鬱。則水氣蒸騰。常催雲霧。且薈蔚之山。神氣旺盛。山澤通氣。時降驟雨。無有水旱之患

也。若夫レ斬二伐スレハ林樹ヲ一。則地氣變シテ而乾燥シ。驟雨少ニシテ而水涸ル。
且ツ有ル下土砂崩下。河底以テ漸ヲ高ク。毎ニ霖滿溢シ。輒害スル田畝ヲ之
患上也。故ニ無シ論スル二レ河源ヲ一。河旁ノ山澤嚴ニ。禁スル二レ斧斤ヲ一者。固ヨリ邦家之
常制也。然シテ治平之久。法制陵夷。唯利シ二レ漕運之便ヲ一。肆ニ二レ赭ニスヲ
河旁ノ山澤ヲ一。於是ニ乎。往往不免レ二レ於水旱之患ヲ一。產粟年ニ損シテ。
而農民日ニ窮ス矣。蓋シ稻草之傷ラルヽ二於渴ニヤ一也。數日之渴。雖未タ
至ラ二レ變スルニ一レ葉色ヲ一。然モ及フ二其收穫ニヤ一也。段田之粟。舂榆之間。忽至ル
耗スルニ二レ米三斗若クハ五斗ヲ一。如シ三以テ段耗スルヲ二五斗ヲ一。計レハ之ヲ。則郡邑之積。
損耗頗ル大。況シヤ於テ二國ニヤ一レ乎。國何ヲ以テ得シ二不ルヲ一レ衰廢セ焉。曰ク。河流固ト

自然。隨其自然。則辟高就卑。何用人力爲。假令洪漲害田畝。失於左則得於右。失於右則得於左。何損益之有。曰。國家之事業。盡成於人功。河流獨不修而可哉。水本至柔。然相合則其勢悍猛。激流砂礫。故河有隄防。則中流常汚下。若夫無隄防。則其當洪漲也。砂礫迸流。水勢及稍微也。唯水逝而遺砂礫。於是乎水道常不定。橫流散漫。無所不至。如斯則田野萬頃。空歸不毛。且若其左右失得之說。則所失良田。而所得磧礫。自非經十數年。則不能復矣。叔世爲水害失田。則

完本

止ミ二鑵ク其一租ヲ一耳。殊ニ不ルレ知ラ二鑵クモ一五一公之一租ヲ一。亦五一民之一食無キヲ所上レ出ルレ也。苟モ隄防不レ修メ一。爲ニ水一害ノ一失ハ一田ヲ一。則宜キ下ク二鑵テ一五一公之一租ヲ一。而給ス中レ五一民之食ヲ上一也。何ソヤ也。獨失テ一田ヲ一而民一戶依然クレハ也。曰ク。築ク堤ヲレ一尺。不ト如レ浚フ川ヲ一一寸ニ。如何ン曰ク。其說固ヨリ是矣。雖然リト。廢國不可レ爲ス焉。何トレハ則堤築ク一尺ヲ一也易ク。川浚フ一寸ヲ一也難シ。夫レ堤築ク一尺ヲ一者。可ク役スレ二一郡之一民ヲ一。川浚フ一寸ヲ一者。非レハ役スレ二一國之一民ヲ一不ルレ能ハ也。凡ソ河防之決スルヤ也。潰ユ二於尺一寸ノ一低處ニ一。故ニ當リ二洪漲之時ニ一。認テ二其低處ヲ一而補ハヽ之ヲレ。則不費サレ二民力ヲ一。可キ三以テ辟ク二水害ヲ一也。且ツ夫レ深山幽谷。年年植テ二杉檜ヲ一。以テ爲サハ二種木ト一。則數年之後。

完本

其子爲風所飛。或爲雨所流。可以期暢茂焉。山林暢茂。河防修築。而後天下之田。可以免於水旱之患也。

嗟夫。田者民命之所係焉。民無田何以生活。豈止民。雖邦君亦然。蓋邦君之爲富盛也。築城郭。造樓閣。百官列位。朝廷盛禮。及後房內寢。窮極華麗。且擁三軍。以威四疆。皆是莫不賴黎民耕田之德者。苟不免水旱之患。而米粟不登。則縱有帶甲百萬。遂饑而死焉。

耳。邦君何以保其富盛哉。昔在大禹治滔天之水。而畢生盡力於溝洫者。何哉。田畝者。國家之根本也。有

國家者。烏可不盡心力於治水乎。

助貸上

第十五

國家之患。莫甚於負債矣。負債也者。年年不得不出其利。苟不出其利。則利中生利。遂至滅國亡家也必矣。今夫負債一萬金也。以什一之利計之。一周度之積。至五億六千三百四十七萬金。是非滅國家而何。縱年年清其利。亦二千金不得不出之於歲入。苟出之於歲入。則租額之減。與蕪田同焉。其濟之之術。獨有我助貸之法耳。命之曰報徳金。其財不起息。留其所

嘗テ出ス之利息ヲ俾ム上ニ以テ償ハレ之ヲ。則チ僅僅タル五年ニシテ。而清債之功成ル矣。於テ是ニ二千金之租入爲ル我カ有ト實ニ與墾荒同シ焉。謂フモ之ヲ不用シテ鋤鎌ヲ而開拓スト座上ノ荒蕪ヲ亦可也。抑報德金之爲ル德レ也ヤ。猶ホ日月之照スカ大地ヲ也。夫レ生生スル於兩間ニ者。誰カ不シ被ラレ日月之德ヲ哉。朝陽升レハ。則草木發キ花ヲ。蟲飛ヒ魚躍リ。禽囀シ獸走リ。各ミ遂ク其生ヲ。況ンヤ於テヲヤ人倫ニ乎。自王侯以テ至ルマテ於庶人ニ。各ミ守リ其道ヲ勤メ其業ヲ。家國天下以テ治ル矣。蓋シ日月之照ス大地也ヤ。萬古以來。年年歲歲。生生シテ萬物ヲ。而不加ヘレ多キヲ不減セレ光リヲ。終古一輪而已矣。且ツ父母之育シレ子ヲ。農夫之爲ス農ヲ。俱ニ不顧レ二

其費ヲ故ニ法リ之ニ以テ不ル起サ息ヲ也。夫レ日行卯ニ出テ酉ニ入リ。其照ス地ヲ

也ヤ爲ス六時ト故ニ萬物發育ス也。若夫レ朝ニ出テ朝ニ入ラハ則豈ニ有ン一

物モ發育スル哉。法リ之ニ以テ逐ヒ年ヲ徵納ス焉。乃チ本キ冬之短日ニ爲シ五

年ト。本キ夏之長日ニ爲シ十年ト。本キ春秋二分之節ニ執リ其中ヲ以テ

爲ス七年ト。苟モ以テ此ヲ行ハヽ之ヲ。則有ル負債者償ヒ之ヲ。以テ得其利嬴ヲ。

或ハ復シ所レ典スル之田畝ヲ耕耨以テ得秋穫之利ヲ。或ハ墾シ荒蕪ヲ得テ

米粟ヲ以テ優ニシ家道ヲ。或ハ無キ田畝者得田畝ヲ。無キ山林者得山

林ヲ無キ居室者得居室ヲ。無キ衣食者得衣食ヲ。無キ馬匹者得

馬匹ヲ無キ農器家財者皆得之ヲ以テ勤メ其業ヲ以テ安ンス其生ヲ矣。

夫レ其資金。或ハ百金。或ハ千金。或ハ萬金。助貸循環至レハ一周一度ニ。則諸ミ免レ其所ヲ苦ム。諸ミ得テ其所ヲ利スル。而資金不レ增サ不レ減セ。與日月照ス大地ヲ一般矣。人若シ效ヒ之ニ。省キ奢侈ヲ守リ節儉ヲ。讓テ餘財ヲ。以テ行ハヘ其法ヲ。則是濟フ衆ヲ之事ニシテ。而善行莫シ大ナル焉ヨリ。人若シ受ルモ其助貸ヲ。亦勤テ業ヲ以テ償ハヽ之ヲ。則其所レ償之財ヲ。直ニ及フ於他ニ焉。亦是入ル濟フ人ヲ之域ニ也。且夫レ叔世之爲ル弊ヤ也。君ハ以テ聚斂ヲ爲シ益ト。民ハ以テ缺ヲ租ヲ爲シ益ト。富者以テ放債得ル利ヲ爲シ益ト。貧者以テ負債不ルヲ償ハ爲シ益ト。富者益ミ求テ富ヲ以テ溢レ奢侈ニ。遂ニ不レ免於亡ヒ滅ヲ。貧者益ミ陷リ於貧ニ以テ流レ怠惰ニ。遂ニ不レ免於流ル氓ヲ。是レ國家

衰廢之本也。擧其衰興其廢。無他焉。在矯其弊耳。矯之之術。亦在助貸法也。斯法苟行。則君守分以澤民。民勤農以納貢。富者省奢以推之貧者。貧者改惰以報其德。則貧富相和而貨財生於其中焉。與天地相和而生萬物。男女相和而生子孫。同一般矣。於是乎富奢貧惰之二弊。蕩然銷鑠。天下貧民。免窮乏得富優則國家興復。豈可他求哉。雖然。奔利懷惠之小民。安得視其德。獨國君不顧恤民之費。以黎庶安息爲益。農夫不顧父母不顧育兒之費。以兒子長育爲益。

培養之費。以五穀豐熟爲益者。而後始可視其德也。

故我道之於天下也。爲王公之任。於邦國也爲君大夫之任。於郡邑也郡長里正。於一家也主人。要之自其爲主者而可行焉耳矣。

第十六　助貸下

國家之憂。在於荒蕪與負債矣。夫欲除其憂者。在賑貧民。欲賑貧民者。自非施財不能也。然而猥施之。則財盡而廣濟之功廢矣。是我助貸法之所以創設也。夫助貸之爲德也非有欲非無欲。無有損無有益。何

完本

也。貸十金而取十金。貸百金而取百金也。僅一百
資金。助貸循環及一周度。則其貸額至一萬二千八
百五拾五金。而荒蕪墾焉。負債償焉。貧民富焉。衰邑
復焉。廢國興焉。嗟乎。其資金不增不減。而廣濟之功
成矣。可謂惠而不費。欲而不貪者也。雖然。欲行其法
者。不居於貧。不居於富。不可不以察借者之心也。若
貧民。則借時之心與償時之心齟齬焉。何則不知富
家優財之道。在于盡人事以得天命。徒費所借之財。
不能得其所求焉。不盡人事而尤人。背天命以怨天。

遂ニ至ルニ以テ仇ヲ報ルニ恩ニ是レ誠ニ可キ歎ス也。世人當リ播種之時ニ借ル種ヲ子ヲ者。及ヘハ得ルニ秋實ヲ。則不計ラレ損益ヲ償ヒ之ヲ。厚ク報イ其徳ニ。益〻爲ス親ノ睦ヲ也ヤ必ス矣。苟モ行フ助貸ヲ者宜ク明ニ辨シ此理ヲ。豫メ察シ借者之心ヲ。以テ圖ル其所以ヲ利スル生計ヲ也。於レ此有リ貧民焉。數〻罹リ不虞之災ニ。負債以テ補ヒ之ヲ。而雖トモ欲レ償ヒ之ヲ。唯出ス其利ヲ耳。不レ至ラ還ス本金ヲ。以テ爲ス遺憾ト焉。於テ是ニ乎。請フ借リ我カ助貸之資ヲ。以テ償ヒ舊負ヲ。乃チ細ニ査シ其負債母子。或ハ田畝山林之入。及ヒ一歳之經費ヲ以テ探リ天命ノ分度ヲ。通シ計シ其係ル利息及ヒ贈遺禮物之費。五年或ハ七年若クハ十年之出ヲ以テ爲ス助貸之額ト。若シ夫レ不足ラ

以テ清クスルニ舊ク負ヲ則須ク散ジ鬻スレニ山林及ヒ不ンハ急ノ衣ノ服什器ヲ猶且不
レ足ラ則慕ヒ債ノ主ノ舊ノ情ヲ約スルニ以テシ數ノ年ノ後償フヲ之ヲ而シテ改メ奢ヲ怠リ守ル儉ノ
勤ムヲ歲ノ課ノ畢テ後可キ下更ニ請テ助ノ貸ヲ以テ中清クス其ノ舊ノ負ヲ上也ト夫レ無シ論スルレニ人ノ
屎ノ尿ヲ或ハ馬矢魚膏或ハ酒糟醬粕若クハ腐草朽葉ヲ以テ諸ヒ不ノ
清ノ淨之ノ物ヲ培ス二壅シ田ヲ畝ヲ以テ生ス穀ノ粟菜果清淨之ノ物ヲ焉ト蓋シ
於テハ地ニレ則荒蕪於テハ人ニ則負ノ債ヲ皆所ノ三以ノ腐ニ敗スル家ノ道ヲ也ト今ノ者
墾シ二荒ヲ蕪ヲ一以テ生シ二穀ヲ一粟ヲ清クシ二負ノ一債ヲ以テ留メ利ノ息ヲ除キ二其ノ所ヲ一憂ルニ與フ二其
所ヲ安スルレ是ノ亦與ノ用テ不ノ清淨之ノ物ヲ以テ生スル中清淨之ノ物ヲ上同ノ一般
矣ト吁ト取テ二荒蕪之ノ憂ヲ一以テ易ヘ二田ノ畝ニ一取テ二負ノ債之ノ憂ヲ一以テ易ヘ二清ノ債ニ一

取貧窮之憂以易富優。吁。助貸之爲德。不亦大乎。

備荒上

第七

三十年而小凶臻。五十年而大凶臻。是天變自然之數也。有國家者。上下各循王制四分之法。平時必廣儲蓄。以應其變。是守中持盈之道也。蓋飽於豐年者。必餒於凶歲。均豐凶。則何豐凶之有。夫百畝之田。校十歲之收。執其中以制分度。守耕三餘一之法。則無論大祲。不虞之災患輻輳。亦何足憂焉。假令每歲蓄其十一。亦四十年而得一年之食。可以免於飢渴也。

雖然。憃愚之民。焉得知其法而豫備之。年豐則糞土
視米粟。而放飯流歠。年凶則珠玉視合勺。而哀號悲
歎。天下滔滔皆是也。故自非國君施政教以豫防之。
安得使國民莫飽餒之患也。故我興復之法。及一邑
全復。而一口一日以粟五合爲率。通計戶口。給見在
實數。以爲儲蓄也。而其蓄之也。廩則以土。建之叢林
中。樹枝蔭屋爲善。粟則刈美稻。笕曬存芒。苞以蓄之。
是所以防紅腐陳蠹也。且立禁令曰。自非大祲。必勿
發焉。糶糴計利。亦必勿許焉。及豐穰積年。則必忘饑

饉之患。與其空藏而腐蠹也。寧貴糶而賤糴。或貸陳
而取新。只計目前之利。是人之常情也。苟一動之。則
至於凶歲。倉廩必空。而不爲之用也。故當初撰美粟
以蓄之。嚴禁令以待大禩。即雖經四五十年。亦無動
可也。能如是。則雖或不免於腐蠹之損耗。至於大禩。
果爲其用矣。曰。峙諸平時。以應饑饉。政教宜然。今衰
廢之國。偶遇饑饉。何以應之。曰。邦君牧司民者也。平
時政教不具。而凶饑致民於死。牧司之職何在。其何
以謝于天。況執政大夫及郡官。佐君牧民者。而使斯

民ニ飢テ而死。牧民之任何ク在ルニ。亦何ヲ以テ謝セン于民ニ也。邦君大夫郡官。各知リ其罪ヲ。自ラ責テ其身ヲ。而盡ク出シ餘財ヲ。以テ爲シ救荒之資ト。與困民ニ同セバ其衣食ヲ。則民モ亦知リ吾過ヲ。不求メレバ於他ニ。則貧富相助ケ。有無相通シ。其餘食モ草木ヲ。亦可キ三以テ兎ルニ於飢渴ヲ也。傳ニ曰。素シ患難ニ。行フト乎患難ニ。邦君苟モ素シ饑饉ニ。行ヒ于饑饉ニ。或ハ至ラハ於禁シ飲酒ヲ。用ルニ糜粥ヲ。則救荒之政。不シテ令セ而行ハル矣。庶民效ハ之ニ。則一人餘ス一口糧ヲ。豈ニ不ン易タラ哉。苟モ一人餘サハ一口糧ヲ。則以テ百人ヲ養ヒ百人ヲ。以テ千人ヲ養ヒ千人ヲ。以テ萬人ヲ養フ萬人ヲ。此ヲ之レ謂フ無シテ財而養フト民ヲ。亦何ソ有ン飢渴之

患也。

備荒下

第十八

衰廢之國。備荒不全。一遇饑歲。而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於四方。餓莩滿於塗。是固雖因邦君之失政。誰不哀之乎。若夫有道邦君。讓餘粟以及與國。則其救之也。豈有道矣。先使其封邑投票迫飢之邑。以擧其邑分爲三等。上爲無難。中爲中難。下爲極難。明諭之曰。汝無難之民。當此荒歉。不啻免於飢渴。爲穀價翔貴。得利者。平素勤儉之所報焉。其極難之民迫飢渴。不免於

餓莩者。生平遊惰之所應焉。勤儉以得福。遊惰以得禍。此理之必然也。然則貧困迫飢者。自得天譴。不足以恤其憊。故無葬相弔。苦樂相俱。非一朝一夕也。且若乞兒。固無賴之凶人。失產漂蕩。豈非可惡者乎。猶且施一孔錢。與一掬米者。人之常情也。豈有同邑之民。而立見其死之心。則於我何有濟之之理也。汝卽欲濟之。則我可賑貸無息粟焉。雖然。朝不謀夕之困民。何以償其債。故無理哉。汝不欲濟之歟。同邑同體。尙無濟其死之則無息粟焉。雖然。朝不謀夕之困民。何以償其債。故無

難之民。日積五錢。中難之民。日積三錢。極難之民。日積一錢。可以五年償還。焉。夫五錢三錢之微。可施之。於乞兒。來歲若稔。則汝邑不施。亦乞兒不可飢。焉。是以未來豐登。濟見在飢渴之術也。諭畢而臨其邑。每戶檢其貯穀。一口一日以五合爲率。其不足者足之。或使孝弟者僕於富家。壯強者墾於荒蕪。以就口食。焉。或使老少羸弱者養之於草廠。及明年麥秋。與米錢。以歸家。焉。則如是施賑貸救荒之術。則一國之天民得全活。果能得以五年償還。則廩不損一粟。國不

失一民也。嗚呼。是出於不得已之術又何若平時豫備焉哉。

教化上

第十九

教養者。先王所以治民也。然或先養而後教之。或先教而後養之。何則貧困之民。衣食常乏平生欲一得飽煖耳。一旦得秋實。則逞其飽煖。而不暇顧來歲也。如此者。不先養之而厭足乎其心。則欲念充塞胸中。而教之莫可以入焉。遊惰之民。其念多釀奸惡。常事飲博。如此者。不先戒之而斷其惡念。則惡業增長。而

見本

亦養之莫可以施焉。教養苟失其序。則猶向寒而播種。不耘而糞培。終不能得其成功矣。嗟夫教養之於民也。猶人之於二足。互相須而後可行焉。而其教之也。非以躬導之。則又不行焉。今有吏焉。鶏晨巡行邑里。里正爲嚮導。下弦無月。陰雲帯雨。闇黒不辨咫尺。唯従里正行。里正熟路不繆。曰左曰右。曰溝曰橋。従行以全巡行。若夫里正不親引路。則終夜展圖説。順路。亦數歩豈得行。如巡行數回。則熟猶里正耳衰。邑之民。生而貧困偸惰。不知夙興夜寐爲何事。況於

孝弟忠信之義乎。自非以躬導之。耳提面誨。累日彌久。亦何以異此。故導衰邑之民。以鶏晨回邑爲先務。也。其行閭閻也不問早起。不咎晩起。寒暑雨雪。一朝不怠焉。雖然。晩起之民。何以得見我早行。縦偶有見之者。必曰。吏又過。何數過吾宅地也。亦不知回邑爲何故也。譬之以箸回盤水。其始回之也。箸與水異。而水不爲回也。及其久而不止也。水與箸回無極。終至於投箸則爲水所回。是自然之勢也。故回邑久之不怠。則薄雪之朝。有見我履迹者。曰誰過吾宅地者。或

偶早起有見我早行者。曰。吏爲回邑也。一人倡則衆人和。民擧相謂曰。君布恩澤。使吏勸農者。何也。欲使吾安吾生也。吏無寒暑無日夜。冒風雨霜雪。爲回邑者。何也。欲使吾保吾家也。然吾終日偸惰。終夜安眠。而吏之過尙不知。是忘至仁之恩。背至愛之教也。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乎。是平旦淸氣發見良心。互生羞恥。擧邑相率夙興夜寐。厲精勤業。終至於板槨報曉。怠惰相戒。喧呼之聲。破吏之夢。亦自然之勢也。誠如是也。行與教竝至。教與養竝行。而後孝弟忠信可

導焉。儉讓之教可施焉。

教化中

第廿

行與教一也。譬如稻草然。種子生芽爲蘗。蘗生穗爲粟。粟不能生粟。蘗不能生蘗也。行而後教。學而後行。故其功必修齊以至治平。苟夫行而後教。學而後行。不行而教。則口耳之學。一身尚不可修。況於治民乎。孔子曰。先之勞之。又曰。無倦。我夙興而後教之民。我夜寐而後誨之民。我厲精而後推之民。我行而後及之民。我推讓而後諭之。我孝弟忠信而

後導之。百行皆然。然而民尙有不作者。是在我心不誠實耳。昔在延喜帝。寒夜推御被。與民同寒苦。當是時也。四海之貧民。無被而不覺寒氣云。豈嚴冬無寒氣。天子宜襲錦衾綾被。而與貧民同寒。萬乘之尊尙如是。而況於細民乎。無被固其所也。此心一定。不覺寒氣也。至誠如神。誰有不感動歔欷者哉。吁。臨衰邑治其民者。必當自誓焉。邑中若有飢者。則我不食也。寒夜若有無被者。則我不擁被也。夏夜若有無蚊幬者。則我不張蚊幬也。夜至三更。若有未休者。則我不

就寢也。若有犯法陷罪者。則謂君使我守孺子。孺子
陷於井。非孺子之罪。守者之罪也。以誠以實。日月盡
心力之久而不倦。則民之應之如景響。莫不感發興
起者矣。若夫心不在焉。以口耳喩之。以詐術率之。以
刑罰威之。則畢世盡心力。亦終不可見風化之功也。
曾有俗吏焉。臨衰邑導早起。私立禁令。起民以鷄晨。
有不從者。則課索綯。使以贖之。雖一旦有效。而窺
吏之過。焚火以表早起。苟免、於索綯之責耳。是所謂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者也。我興復之法。

振起怠惰。以鷄晨回邑爲急。應之以誠實。導之以躬行。是所謂道之以徳者也。民觀感興起。中心自恥於怠惰。夙興夜寐。厲精勤業。終至於復廢家興衰邑矣。

夫如是。猶粟與藁互生。行與教竝行。而後教化之功可以見焉。

教化下

第廿一

孔子曰。道之以徳。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以徳道民。固教化之本。前論既言之。何謂以禮齊之。曰。禮之實在讓。讓生於分也。何謂分。今有百室之邑焉。田畝之

見本

秩爲千石。卽邑之天分也。何謂天分。天地剖判而大地不易之分定焉。大地判爲萬國。萬國之一爲皇國。皇國判爲五畿七道。又判爲六十有餘州。州判爲郡。郡判爲千石之邑。千石判爲十石之家。由此觀之。分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也審矣。然則生於此邑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利。樹藝十石之田。耕耘培養。盡其力。收秋穫以出賦稅。蓄種子。四分其殘數。以其一爲儲積。以其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節制之。仰養父母。俯育妻子。此是邑生民之道也。何謂道。天開地闢而

後生生於兩間者。亡論人類。禽獸蟲魚及草木。皆有自所止之命存焉。松生於山巓。柳生於水邊。命也。禽獸生於山野。魚鼈生於河海。亦命也。人類之生於漢土。生於皇國。皆莫非命者矣。況生於千石之邑者。固自然之天命也。然則所以生於千石之邑。守十石之分者。本原又出於天。而不可易也明矣。然而千石之邑。百戸之民。均之則一戸十石。是一家之命分。一邑之中庸也。雖然。因祖先之積德與否。互生增減。爲大小貧富之差焉。何謂大。一戸之秩。天分以上爲大。何

謂フレ小ト。一戸之秩。天分以下ヲ爲ス小ト。大之ヲ謂ヒレ富ト。小之ヲ謂フレ貧ト。

富ハ位ス於天ニ。則チ天命在リ於覆育スルニ貧小ヲ焉ク。貧ハ位ス於地ニ。則チ天命在リ下於受ケ二覆育ヲ一。勤動以テ中報ルニ其徳ニ上焉ク。夫レ生シ二於天分十石之一邑ニ一。有ルハ二增シ五石ヲ一以テ得ル二富大之福ヲ一者。何ソ也ヤ。有ル下減シ二五石ヲ一以テ苦ム二於貧小ニ一者故也。增ス二於我ニ一者。必ス減ス二於彼ニ一。彼レ之小ハ則チ我レ之大。我レ之富ハ上則チ彼レ之貧。然ラハ則チ大小貧富。固ヨリ一物ニシテ而不ル二相離レ也ヤ。猶ホ天地一物。男女一體ナルカ也。蓋シ天有テ餘リレ而地不足ラ有ル餘リ者。必ス補フ不ルレ足ラ。故ニ天覆ヒ地載セ。天氣下降シ。地氣上騰シ。絪縕相和シテ而萬物生ス焉ク。男之於ルモニ女亦然リ。男女相和シテ

而子孫生焉。富之於貧亦然。貧富相和而貨財生焉。
若夫天地睽則萬物不生。萬物不生。則天地亦滅。男
女睽則子孫不生。子孫不生。則人類亦滅。貧富睽則
貨財不生。貨財不生。則貧富俱滅。是故富者止於天
分讓餘財以推之於貧者。貧者夙夜勤動。推餘力以
報其德。貧富大小各止於其分。樂其業安其生矣。夫
如是。則貧富相和。一邑如一家然。富者永不失富有。
貧者遂免於離散亡滅。戸足人給。孝弟忠信行。政至
刑措。教化之能事終矣。何也。天分明而推讓之道行

故也。

全功上

第廿二

當國家衰廢之時。欲擧其衰興其廢。永措國家於富
嶽之安者。豈不大業乎。自古以來。雖有大丈夫立志
行道。欲興廢國。布善政使君爲堯舜。民蒙無窮之澤
者。而往往有始而無終。豈其慮未周。其道未盡歟。蓋
制國用。循王制之法。則國家富盛。而無衰廢之患也。
此法陵夷。而費出無經。奢侈行。而國用無節。苟費出
無經。國用無節。則盡一歲之入。亦猶不足。加賦以足

之。借諸他以補之。是衰國之常也。當是時。有志大夫。
欲擧其衰興其廢。必先改弊政。禁奢侈。量入以制出。
行儉以厚民。夫國家衰弱。租稅隨減。苟量入制出。則
上自公用下至士祿。不得不由其度而裁減也。苟減
士祿則必曰。我之祿也。先君報吾祖百戰之勳勞也。
君何私之乎。非君也。大夫也。苟厚民則必曰。所以四
境無虞而安社稷者。非虎臣矯矯。多士濟濟之故耶。
何厚於民而薄於士。此豈君之慮。必大夫之爲也。微
大夫。則無此窮苦矣。不知盛衰之天分。引例守株徒

以テ祿之減少ヲ爲ス憂ト衆口鑠シ金ヲ積毀銷ス骨ヲ無シテ咎而歸シ咎ヲ
無シテ罪而陷シイル罪ニ是レ大業所ニ以不ル能ハ全クスル其終ヲ也匹夫持スレハ餉ヲ
器ヲ則蠅必ス集ル焉職祿高崇ナレハ則怨望必ス歸ス焉棄レハ餉器ヲ則
無クシテ蠅集之患ニ去レハ職祿ヲ則怨望頓ニ解ク大夫苟モ欲セハ興サント其衰ヲ
廢ヲ則先ツ辭シ職祿ヲ無シ論スル閑家具ヲ雖家寶重器ト鬻キレ之ヲ以テ墾シ
荒蕪ヲ僅ニ以テ其產粟ヲ爲シ自奉ト與小臣貧士同クシ衣食ヲ日夜
孜孜ト從事セハ於此ニ則必ス曰憂國ノ大夫尚辭シ重祿ヲ以テ墾田ヲ
爲シ自奉ト衣食不ル如カ我ニ也我レ豈ニ可ン徒然食ム祿ヲ況ンヤ祿之減
少固ヨリ其所也ト徒食之恥心勃然興リ減祿之怨心釋然

解。而小大各知其分安其貧。語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八口之家。偶得一衣。一人取之。則七衣不足。乃獻之乃祖。乃祖曰。老髴何用此新衣爲。與之長子。長子讓之弟。弟又推之甥。終徧七人而皆辭焉。取之則七衣不足。讓之則一衣有餘矣。大夫一辭祿位。而一國之士。自知其分安其貧。是大業慮其終。而全其功之道也。然非信道篤。而爲國忘其身者不能也。

全功中

第廿三

擧衰興廢者。聖賢之道。而人君之職也。爲之委身盡力。以成其功者。大夫之任也。創業大夫辭祿位而全其成功。前論備矣。然而興國大業。豈大夫一人之所得爲也哉。成功必賴胥吏田畯。苟得其人則成。非其人則敗。蓋叔世人心。往往不出於功名利祿之外也。其心在於功名利祿也。事於上則阿諛苟合。臨於下則殘忍酷薄。君曰是。對曰是。大夫曰非。答曰非。默默以阿。諾諾以諛。至于甚。則貪祿位釣賄賂。浚民膏血以己一身。於國之興亡。民之安危也漠然。詩云莫赤

非レ狐ニ。莫二黒シテ非レ烏ニ。嗚呼。廢國之俗。滔滔皆是也。若シ使メハ此輩ニ任シ大業ニ與中ヲ仁政上ニ。則徒ニ資ル攫ヲ竊ヲ耳。縦偶ミ有リ忠直之臣。一旦憤激。忘ルモ身ヲ於報國ニ。及フ志得テ而道行ルニヤ也。身家得失之念生シ。覬ヒ高位重祿ヲ。諂諛面従。唯唯諾諾。終ニ至ルモ附益聚斂。殘ヒ民ヲ滅スニヲ國。亦與庸人無シ以テ異ナル矣。庸人固ヨリ如ク彼カ忠直尚如ク是ノ。俱ニ不レ得全クスルヲ成功ヲ。何ヤ也。興スヲ國者。固ヨリ聖賢君子之道ニシテ。而非レハ庸人之可ニレ與ル也。安スルヲ民者。固ヨリ王公君大夫之業ニシテ。而非レハ小臣僕隷之可ニレ任ス也。與リ其不ルニレ可レ與ル。任ス其不ルニレ可レ任ス。是レ所ニ以大業不ルレ能ハ全クスル其功ヲ也。然ラハ則大業終ニ不ルレ可ラ成ルレ

與。夫國興於功臣之忠義。廢於世臣之素餐。今將欲舉其廢。而與尸位素餐同行。是猶坐於覆屋上而欲興其家也。尸位素餐。在屋上者也。不下屋。則其覆不可興焉。不去素餐。則其廢不可舉焉。故任大業者。必先辭祿位。甘澹泊。厲節操。雖有賞辭之。其所以夙夜黽勉。盡千酸萬辛者。惟報世世所沐之君恩耳。豈復有求後賞之意乎哉。雖然。無衣食。則何以堪其任。於是以大夫所辭之祿粟。荒蕪。與其產粟。以易世祿。爲任職之資矣。蓋國荒蕪。自非經數十年。不能墾

盡焉。乃數十年間不墾。則蕪田原野耳。然則其墾田所產之粟。亦猶原野之生草也。辭世祿避位官而食原野之生草。是臣而非臣。士而非士。一身在全國之分外。而任興國之大業。助國君之仁政。是下屋上而興其覆。去素餐而擧其廢也。然則何大業不成。何成功不全。誠如是矣。而言不聽道不行。則斷然辭其任。苟辭其任。則宜復舊祿也。然則進而勤苦。退而安逸。夫進而苦也。人之常情避苦而就逸。何苦而默默阿諛以取勤苦哉。退而逸。則人之情。又何苦而避逸以

不レ謂レ謂敢言レ哉。夫如レ是。則庸人過而任二大業一。亦得レ全レ二成功一。況於二忠直之臣一乎。

全功下

第廿四

興レ國安レ民者。大業也。豈名利之徒所二企及一哉。苟從レ事於斯者。自非二絶祿位一名利之念一。僅以二免饑寒一爲二自奉之度一者。則不レ能レ全二其功一也。苟不レ絶二祿位一名利之念一也。其初表二忠實一。而遂求二一身之榮利一。以敗二其業一者。滔滔皆是也。故欲レ從二事大業一。全中其成功上者。宜二辭祿位一而奉二身以綿衣飯汁一爲レ度也。夫綿衣飯汁。助二吾身一者也。其

餘ハ則倒ニシヲ戈ヲ責ルレ我ヲ耳。蓋シ綿之爲ルレ草也ヤ。不レハ假ラレ二人ノ力ヲ一。則不レ能ハ生スルレ人モ亦非レハ綿ニレ則不レ能ハレ禦ク寒ヲ一。綿ハ因テレ人ニレ而生シ。人ハ因テレ綿ニレ而活ス。實ニ可シレ謂フ二兩全ト一矣。飯汁之養フ二身ノ命ヲ一也ヤ。汁ハ者導ク飯ヲ一。亦不可レ二以テ偏ノ廢ス一焉。是我カ之所レ以爲ス二自ノ奉之度ノ一也。人苟モ不レハ得レ食ヲ則飢ウ。不レハ得レ衣ヲ則寒ユ。飢寒迫レハ則害ス二身ノ命ヲ一。嗟乎衣食ハ者。身ノ命之所レ係ル。不可レ二一日モ離ル一焉。雖レ然。得レハ中ヲ則保チ身ヲ全クシ功ヲ過レハ則害シ身ヲ敗ル業ヲ。是レ我カ之所レ以免ルヽヲ飢寒ヲ一爲ス度ト也。人苟モ免レハ飢ノ寒ヲ一則足ル。何用ルヲ錦ノ衣玉ノ食ヲ害スル吾ノ身ヲ一者ヲ爲ン哉。然リ而シテ名利之ノ徒。及ヘハ得ルニ其ノ志ヲ一。則以テ祿ヲ位ヲ一利シ於我ヲ一。以テ賄ノ賂ヲ一逞クス飽ノ煖ヲ一。當ルレ二道

之行也。雖若無害者。然風波一起。則興國成績。漠然無聞。而其賄賂飽煖。爲人所彈。譬如蝸涎之跡于壁。於是乎向之所利於我者。俄然倒戈。直爲加罰之具。非責我而何。是故欲成大業者。以綿衣飯汁奉身。禁賄賂。絕請托。辭祿位。以高出乎度外。獨以報世。世所浴之君恩爲念。俛焉以盡力。則縱令微力。其驗必著。遂至於興衰邑。擧廢國。全其成功矣。若夫半途而風波起爲讒人所黜。亦免於誣罔之冤罪。且使君黜之。亦免於廢功臣之名。此之謂全功之道也。

報德

第廿五

我道在於報德矣。何謂報德。報三才之德也。何謂報

三才之德。日月運行。四時循環。生滅萬物而無息者。

天之德也。草木百穀生。禽獸魚鼈殖。使人養生者。地

之德也。神聖設人道。王侯治天下。大夫士衞邦家。農

勤稼穡。工造宮室。商通有無。以安人生者。人之德也。

嗚呼。三才之德。不亦大乎。夫人之在世也。莫不賴三

才之德者。故我道以報其德爲本也。上從王侯下至庶

人。各止於天分。立節度。守儉勤。而讓分外之財。爲

元本

報德之資以墾荒蕪以償負債以恤貧窮以擧衰邑
以興廢國其施之也從一家而及於二家從一邑而
及於二邑漸次及於郡國天下遂推及乎海外萬國
是所以報天地人三才之大德也曰辟內地以及於
外蕃公道宜然也然外蕃覬覦既久近世連求通市
其意不可測焉苟不禁絕之則必生後患此之不憂
而將棄我財於彼不亦戾乎曰我神州之爲邦也氣
候融和而生人聰明土壤衍沃而五穀豐登人民繁
庶而百貨饒足宇內罕比以故不免於外蕃覬覦譬

如東隣柿樹熟。西隣竪子窺之。雖然。自古武威桓桓震海外。故輒不來侵。猶高垣峻牆可望而不可踰也。然則其覬覦不足以憂歟。曰。雲雀上虚空。習武也。猪有牙。鹿有角。刀槍也。鬼拳有介。扁螺有貝。城郭也。禽獸尚爲防外患之備。而況於人乎。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固其所也。雖然。鬼拳以介烹於爐上。扁螺與貝煮於鼎中。彼其所恃者。固不足恃。則我之高城深池。堅革利兵。亦何足以恃焉哉。語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無食則雖有兵不可用也。今有

材木焉。使役夫學之。材木重大不能學。則與之以餉。

役夫食餉。則材木雖重大。輒可擧也。擧一木尙先食。

況於禦外寇乎。假令兵革堅利。武技精練。無食則未及見敵而斃耳。夫制國用也。量入以爲出。生三年若六年若九年之蓄。以備凶旱水溢。及軍旅之不虞者。

王制之法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方今列國誰有三年之蓄者。升平日久。窮極侈靡。盡一歲之入。而國用不足。或以負債補之。或以橫斂補之。負債爲利息滅租額。

横斂ハ爲メニ流亡ノ減ス租額ヲ。故ニ不足彌シ生ス。或ハ收メ明年之租ヲ甚キハ
則至ルニ於取リ三年之後ヲ以テ爲スニ國用ヲ焉。爲ス國非スト其國ニ歛。爲ス
侯非スト其侯ニ歛。饑饉一タヒ至テ。而餓莩盈ツレ路ニ。若クハ二年若クハ三年。
有ラハ凶旱水溢。則ルヘ恐國爲ルヲ墟莽ト也。噫。何ヲ以テ出サン軍旅ヲ耶。夫レ
負債荒蕪ハ。所下以減シ二租額ヲ一亡中國家ヲ之賊也。是ノ賊埋伏シテ於
所ニ日ニ炊ニ之鼎上裏ニ。而不レ知レ二攘斥スルヲ之ヲ。又何ヲ以テ禦ン外寇ヲ。若レ夫
官命不レ得止ヲ。益ミ以テ横斂ヲ出サハ軍ヲ。則ルヘ恐民心之背クヲ也。曾テ聞ク
蕃舶護シ送我カ漂民ヲ。來ル于浦港ニ。我カ吏示シ國法ヲ。不肯テ受ケ焉。
蕃舶將ニ去ンヌト乘セ漂民ヲ。小舸ニ。見其達スルヲ于岸ニ。乃チ去ルト。其意蓋シ雖モ

可奉法以赴崎港然漂民渉絽海萬里偶望郷國而
不得上陸其悲泣之情不忍見也吏守法固也無已
則當引路至崎港也夫民情歸於仁焉渉萬里送來
似仁假令奉法拒之似不仁矣有匹夫匹婦焉琴瑟
和合愛敬交至夫也于役數年不歸而婦日供羞膳
以待其歸貞節凛然則外人無窺此婦者籬外必無
見其履迹也若夫夫不愛婦婦亦怨望夫在他則外
人必窺之連遺履迹於籬外者也夫如君婦似民君
愛民如赤子民慕君如父母則外蕃必不窺伺邊海

不可見其風帆也。今蕃舶連來。安知不偵知我之虛。夫人身內虛。則外邪必冒。不憂內虛。投之以擊。齊則內彌虛。內彌虛。則外邪莫不至焉。庸醫不察內虛漫欲擊外邪。豈不危殆乎。然則何以補其虛。無他焉。仁民耳。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吾曾奉故主之命。修野之廢邑。故主曰。聞野之爲州也。土瘠薄而風俗亂。民去農以業飲博。佩中刀以事格鬪。擊彼斃此。而人不之怪也。汝何以治之。對曰。衰廢之國。武不可用焉。威不可行焉。臣長於農間。未嘗知武技。唯知使紫茄

結實。萊簸肥大耳。糞培則紫茄多實。萊簸肥大。墾土地生米粟。以食之鷄犬。則吠走應我意。草木禽獸尙如是。以此理及人倫。何難治之有。浴仁澤。免饑寒。蓄妻子。安然爲改歲。故以白刃報之云。是常情之所絕無君無患焉。既而施仁術十有餘年。遊惰變爲精勵。汚俗化爲篤行。荒蕪墾爲田畝。戶足人給。不罰一人。不刑一人。囹圄腐朽。又不修焉。立歲入之分度。以生度外之財。彌惠而彌不盡。四隣侯伯請法者。連連不絕。擧僅僅三邑度外之財。以讓施之。擧其衰興其廢

見本

者。亦不勘矣。三邑如神州。隣國似外蕃。所謂仁者無敵者如是矣。蓋見仁不仁之應無如猫撫之順則鳴喉爲睡。撫之逆。則忿然露爪。順撫三邑則三邑治。順撫而敵者。未之有也。假令食足兵足。使元元肝腦塗地者。君子之所不好也。曰。所以仁民之道如何。曰。計一歲之入。以四分三制國用者。王制之法也。此法立則國無衰廢之患。此法廢而失分度。侈靡行而國陷衰廢。故擧衰興廢。在立分守度。夫道者。自非上躬行。則下不從焉。故幕府宜校量也。

十歲之入。以立分度。因分度以制國用。讓分內十一。

以興侯伯之衰也。衰廢無甚於奧羽。先令奧羽侯伯其中之執出入。利息負債。以爲衰時之天分。於其分內除。平均十歲之入。以爲衰時之天分。足食足兵。數。以制國用。免朝覲。唯以守衰時之天分。興國安民之財。施興國安民之所讓。發所府幕乃職。朝覲之易。爲其邦邑者。而擧其邦邑。無甚者。投票衰廢甚者。而擧其邦邑。平均十歲之入。

衰平均中庸之分度。以塞侈靡之本。確定四分之制。復舊。度外之粟。償當初所發之數。然後堅立古今盛。道。償其負債。墾其荒蕪。興其衰邑。安其困民。及全國

度。以立持盈之道。乃可與其國也。侯伯率藩士亦然。
隨衰時之分度。以制祿奉。免仕官。歸農兵。以勞筋骨。
練武技。修兵器。復家道。可以易官職也。則如是從一
國而及於二國。循環不止。則數十年之後。七道悉復
古之治強。倉有九年之蓄。百姓洽浴仁澤。養生喪死
無憾戴君如父母。一國和睦。如一家然。猶人身內充
實而外邪不得冒。外患當銷也。假令蕃舶偶窺之。見
君民和睦。國家平治。當回艫而去也。曰。外蕃求通市
甚逼。不許則將用兵。將許之歟。一變祖宗法度。開互

見本

市之端。則諸蕃綿綿可來乞焉。以我有疆之財。應彼
無限之求。何以能之。曰。此世人所疑。唯怖目前亂。不
革敝政。苟且因循。無長計則不可也。應澆季之時勢。
慮長計期永安以許之。則何不可之有。今有三邑於
此。上邑僻在山下。少田畝無江海。故炭薪有餘。米粟
不足。乏魚鹽焉。中邑多平田。無山海。故米粟有餘。乏
炭薪魚鹽焉。下邑在海際。少田畝。無山林。故魚鹽有
餘。米粟不足。乏炭薪焉。是天地自然之命分也。故易
有無。通有餘不足。則三邑俱安矣。不然則僅僅小邑。

尙不得安息而況於國天下乎然則交易固當然之道也外蕃雖在於海外然通視之則何與隣邑異蓋神州位乎天地中和膏土沃壤五穀豐登外蕃或避在絕域多是窮髮不毛故慕我之嘉穀猶苦寒流氓拜朝陽取煖也饒使進止倨傲乞言不遜亦可憐焉朝陽所照不避流氓則天日之嗣皇化宜覆四夷也極天理則有可易有無通有餘不足之理法天德則有可撫四夷之義以理義許之又何不可之有彼涉萬里鯨波求利於我不得志則將殊死戰不亦陋乎

我之道若得行。則墾神州度外之廢地。產無盡之粟。
年積之巨艦。以施諸窮髮之地。則痛快不可言也。何
謂墾度外之廢地。產無盡之粟。幕府公邑八百萬石。
以租入十年之通。爲國用之額。其餘無論荒蕪至原
野廢河湖沼沙洲。就地之利。以墾辟之。集其產粟。以
爲度外之財。是國初以來廢蕪。變以所產盡歸公邑
度外。然則永爲撫蕃之資。亦何有。但其施之也有道。
天地闢而爲萬國。雖有小大不同。然各有不易命分
存焉。所以率其命守其分。儉分內以撫海內。讓分外

以テ及ス於海外ニ之理。宜シク曲折反覆告諭ス焉。不シンハ然ラ則彼レ之ガ求メ無シテ窮リ。而諸蕃之非望不可塞ク焉。故ニ方リ始施之時ニ明ラ確嚴諭。奪テ其膽ヲ而後可シ與フ焉。數蕃宜ク頒ツ之ヲ。至レハ無キニ可レ頒ツ之數。則宜ク逐ヒ歲ヲ更互與フレ之ヲ也。如此レハノ則外蕃覬覦之念銷シ。報恩之心興リ。賓服スル天朝ニ猶ホ東隣施シ柿ヲ。西隣報ユレ徳ニ。二家輯穆。以テ得ル永安ヲ也。抑ミ幕府讓テ分ヲ内ニ。以テ施シ澤ヲ於海内ニ。讓テ分ヲ外ヲ以テ推ス恩ヲ於海外ニ。實ニ天下之長計。仁政莫シ大ナル焉。嗚呼。侯伯免レ窮ヲ。守備修リ。兵氣振ヒ。倉廩滿チ。仁澤洽ク於海内ニ。施テ及ハ乎海外ニ。則赫赫タル神州與萬國峙シ。終古可シ得レ富

嶽之安焉。是報德ノ所及レ。我道之終リ也。

余學於二宮先生。十年於斯矣。魯鈍之性。日苦於高堅前後。數至二晝退一。卒加レ之以二疾病一。伏枕已踰レ年。一朝慨然歎息。自恐苦學十年。空循循善誘之恩義。欲記所親聞之要道。以報萬一。然其全體大用。季父任齋報德記。言之也既盡矣。又何用煩言。雖然述而不遺。弟子之職。憤發有不能自已者。乃敢捃摭其餘意。名曰報德外記。然我道本在躬行實踐。烏用言語文字。況至愚病間。徒記糟粕乎。其繆

本意ヲ汚ス至道ヲ必也。且ツ非シテ其位ニ而冒ス言天下之事ヲ固ヨリ非ル先生之意ニ也。故ニ深ク藏テ諸ヲ巾笥ニ以テ竢ソト同志ノ是正ヲ云爾。

安政甲寅春三月相馬中村齋藤高行伯順識

報徳外記巻之下終

見本

明治十八年九月廿八日 版權免許
同　年十月二十日 出版

正價金三拾五錢

著述人　福島縣士族　齋藤高行　磐城國宇多郡中村五十番地
出版人　靜岡縣平民　野村通太郎　駿河國有渡郡入江町三十九番地
發兌人　同縣士族　中上喜三郎　同國同郡靜岡兩替町三丁目廿八番地

見本

見本

書　名　報徳外記
著　者　齋藤高行
校訂者　渡辺芳男
発行者　涓滴出版
〒 244-0842　神奈川県横浜市栄区飯島町 1834
電話・FAX　045（392）5355
http://www.kenteki.com
発行日　令和 5 年 8 月 26 日

見本

報徳外記
涓滴出版